

江蘇民間戲劇叢書

雙推磨

(常錫劇)



江蘇人民出版社

102117/13
102118/14

江蘇民間戲劇叢書

雙推磨

江蘇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審定組
吳白匱 楊徹 謝鳴 俞介君整理
俞 介 君 執 筆

江蘇人民出版

劇情介紹： 本劇描寫青年長工何宜度，因為一年的工資被封建地主賴得精光，在小除夕晚上，帶着憤恨的心情回家，剛巧遇着寡婦蘇小娥去挑水磨豆腐。何宜度不在意，撞翻了蘇小娥的水担。何在抱歉的心情下幫助蘇挑水，並述說了自己的遭遇。蘇對何的處境表示同情，並願意借錢給何回家奉養老娘。何在發覺了蘇是個缺乏勞動力的寡婦時，也對他產生了同情心，遂幫助她磨豆腐。在這樣的勞動過程中，他倆從相互間的階級同情，轉變為相互愛慕，繼而大膽衝破一切封建禮教的束縛，相約結為夫婦。

書號：寧 0371

雙推磨

整理者 吳白匱 楊徵 謝鳴 俞介君
俞介君執筆

出版者 江蘇人民出版社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南京湖南路七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
(南京中山東路八十六號)

印刷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百子亭三十六號)

開本：787×1092 1/36

〔寧2〕8,001—11,000

印張：1.1/18

一九五四年六月南京第一版

字數：18,000

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二次印刷

定價：1,200元

出版者的話

我們江蘇省的勞動人民，不但在革命事業上有着英勇奮鬥的光輝傳統，在藝術上也有多樣豐富的優秀遺產。

就拿地方戲劇來說，劇種就有六七種之多，劇目更為豐富。這些劇種，多半是創始於勞動人民。在封建統治時期，統治者不給勞動人民以文化娛樂的自由，他們就自發地活動起來；統治者不給勞動人民以說話的自由，他們就巧妙地通過戲劇形式，來表達他們對封建制度的仇恨、對封建禮教的反抗，同時也表現了他們對幸福理想的追求。

由於劇種為勞動人民所創始，劇目從勞動人民中產生，因此它在內容上具有相當豐富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在表現方法上具有歷史的現實主義和地方特色。這樣的藝術之花，是從泥土裏生長起來的。

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地方戲劇生長於封建統治時期，統治階級一方面摧殘它、扼殺它、不讓它生長；一

方面又在以其腐朽的反動的思想、觀點來玷污它。因此在很多劇目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封建的糟粕。

我們爲了堅決執行毛主席在戲改工作上所指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正確方針，準備陸續出版一套江蘇省民間戲劇叢書，以便使這些爲人民所喜愛而又經過加工審訂的劇目，能夠普遍流傳，適應本省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們希望本省廣大藝人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大力的發掘，認真地整理，使我們所有的優秀遺產都能繼承下來發揚而光大之，讓我們江淮平原和太湖之濱的土地上，開遍燦爛的藝術之花。

何宜度——

費興生飾

(江蘇省錫劇團)

蘇小娥——

王蘭英飾

(江蘇省錫劇團)



雙推磨（常錫劇）

人物：何宜度（簡稱何）

蘇小娥（簡稱蘇）

何（上唱）〔大陸調〕爆竹聲聲震天響，
家家戶戶過年忙。
我的家中柴米無，
娘親一定倚門望。
恨東家良心好像烏煤樣，
拿我工錢都賴光；
空手回去怎養娘，
滿腔怒火高萬丈！（下）

〔鼓打初更，蘇上〕

蘇（唱）〔太平調〕黃昏敲過一更鼓，
屋內走出我蘇小娥。
婚後兩年夫亡故，
我一人過了三年多，
種三畝租田不夠吃，
空閒辰光磨豆腐。
清早忙到深半夜，

從來無人肯幫我。
近來年底分外忙，
挑水推磨人一個，
肩挑水擔上河灘，
那怕是一夜不眠也要做。

〔放下了担子，兩手在嘴上呵了口熱氣，打水碰冰〕

(白)冰已經結得很厚了。(用扁担鑿冰，取水挑走)

(唱)〔行路調〕挑起水擔回家去。

何 (上) 哼！

(唱)海水難澆我心頭火！

〔何不慎撞在蘇担上，蘇一驚，打翻了水担〕

蘇 哎！你這個人，怎樣走路的？

何 (驚覺) 嘴……對不起，對不起。

蘇 對不起，水都被你撞翻了！

何 好，我去替你挑一担罷。(欲去取水担)

蘇 (看了何一眼)這倒不必。(收拾水担)

何 (很覺不安，望着蘇)唉！真拿我氣昏了！

蘇 (欲挑又止)啥？(生氣地)你撞翻了我的水担，
我又不要你去挑，你倒還要說氣昏啊！

何 這位嫂嫂，你不要動氣，我並不是怪你，我實在被

張大有氣昏了。

蘇 張大有？（放下水担）是不是前村的財主張黑心？

何 不是他還有啥人！

蘇 哦！被他氣昏了。……（仔細地看何）你是他家裏的長工吧？

何 是的，你怎樣會曉得？

蘇 好像是還租米辰光見過，你受他什麼氣呀？

何 嫂嫂。

（唱）〔大陸調〕我在張家長工做，

東家心腸像毒蛇窩，

整整幫他做一年，

半個工錢也不給我。

蘇 難道講工的時候沒有講好嗎？

何 （唱）工錢講好三石六，

年底薑當付給我。

今朝結賬工錢算，

東家對我笑呵呵！

他說道：「發三個寒熱扣一石二；

用壞了鋤頭鐵耙賠新貨；

打碎狗食盆要賠石臼；

踏破簷簷要賠淘籬。」

就這樣，一年工錢都賴光，
叫我心裏火不火！

蘇（聽了憤怒地）嘿！

（唱）張家門上真惡毒，
吃他苦的無其數：
我種了他家三畝田，
逼租逼得吃也無；
你幫了他家一年工，
算賬算到錢也無，
害得你兩手空空回家去，
不知你家中還有人幾個？

何（唱）我家祇有娘一個，
吃用依靠我何宜處。

唉！

男子漢養娘也養不活，
心裏越想越難過！

蘇（唱）老古說開開門來七件事，
空手怎能把日腳過。
眼前已經到年關，
無有錢好像斷橋絕了路。
苦你一人倒還罷，

帶累你娘肚皮餓，
我還有小錢幾十個，
借給你把火燒眉毛難關過。

何 這……我怎樣好借你的錢呢？

蘇 不要緊。

(唱)開年你到別家做，
拿到工錢再還給我。

何 好是好，可是……

蘇 這位叔叔，你在這裏等一等，我還要來挑一担水，
馬上把銅錢帶來。(說着去取水担)

何 (感激地)那末……我來替你挑挑滿吧！(欲去取
水担)

蘇 我自己挑。

何 我來挑。(何挑了水担下河灘，脚下一滑，身子晃
了一下)

蘇 呀！河灘上滑，叔叔當心。

何 (取着水)不要緊，我挑慣的。(挑起水)走吧！

蘇 (唱)〔行路調〕小娥領路前頭走，

何 (唱)後頭跟我何宜度。

蘇 (唱)夜靜更深無聲息，

何 (唱)祇見一家有燈火。

蘇 (唱)這家就是我的家，

〔進門〕

你放了水担坐一坐。

(白)叔叔，我去拿銅錢來。

〔入內〕

何 (一面倒水，說着)好！謝謝你。(倒完了水，對內望了望)

(唱)〔簫調〕這位嫂嫂心腸好，

她為我把挑水工夫就誤掉，

〔看水缸內水還少〕

莫非她家人手少，

不如我去替她挑。(挑水擔下)

蘇 (上唱)拿出小錢五十個，

(白)叔叔，叔叔，嘆！

為何叔叔不見了？

(不見水擔)(白)哦！

他一定又去替我把水挑，

這位叔叔真厚道。

我就來拿黃豆磨，

〔把錢放在桌上，移過豆缸，吃力地推起磨來。〕

〔何挑水担上。〕

- 蘇 叔叔，謝謝你，又去替我挑了一担。
- 何 (倒着水) 挑一担水，關啥事呐！(放水担，誠懇地問) 嫂嫂！
- (唱) 你爲啥一人推磨獨自拗？
- 蘇 (有些心酸地，但很快的又控制過來) 叔叔！
- (唱) 不瞞你把真情說，
家中祇有我蘇小娥，
公公婆婆早去世，
丈夫死了三年多。
三畝租田一人種，
吃用不夠磨豆腐。
- 何 (敬佩地) 嫂嫂，你真能幹！
- 蘇 唉，(苦笑) 能幹啥。(取錢) 叔叔，這裏五十個小錢……
- 何 (想了想) 嫂嫂，我不要了。
- 蘇 哎，爲啥？
- 何 嫂嫂！
- (唱) 你一人做來一人磨，
賺些銅錢真辛苦。
- 蘇 (笑了笑) 叔叔！
- (唱) 你苦更比我還苦，

你和你娘要苦兩個。

何 (感動地) 娘……

蘇 (笑着) 叔叔，你是向我借的，儘管拿去好了。

何 嫂嫂，我要開年才還你呀！

蘇 我曉得了。

何 嫂嫂，你一個人推磨很吃力，我來幫你推吧！

蘇 不要了，你的娘在家中等你呐。

何 晚一點回去不要緊，我推起來好快一些。(去搶着推)

蘇 (看了看何，覺得何出於真誠) 呃，叔叔！不要推，不要推，兩個人可以牽了。

何 你拗磨，我來牽。

蘇 叔叔，你會牽吧？

何 牽磨我是會的，牽豆腐沒有牽過。

蘇 牽法是一樣的呀。

何 好，我來試試看。

[蘇取磨夯，何接過結起來，二人磨着由慢到快。]

蘇 (唱) [老簧調] 推呀拉呀轉又轉，

磨兒轉得圓又圓。

一人推磨像牛車水，

二人牽磨像扯蓬船！

何 (唱) 推呀拉呀轉又轉，

磨兒轉得圓又圓。

上月好像龍吞珠，

下月好像白浪捲。

蘇 (唱) 推呀拉呀輕又輕，

磨兒轉得像車輪。

多謝你來幫助我，

叔叔真是熱心人！

何 (笑着) 這一點小事情，還要謝我啊！

蘇 (亦笑着) 應當要謝謝你呀！

何 (唱) 推呀拉呀輕又輕，

磨兒轉得像車輪。

手裏越牽越有力，

哪裏來的渾身勁。

〔何用力過猛，磨夯脫了下來，往後一仰，幾乎跌倒〕

蘇 哇呀！(急欲去拉住)

何 不要緊，不要緊。

蘇 嘿得我一身冷汗。(看了看黃豆) 唷，真快，黃豆
快要牽完了。叔叔，你歇一歇吧。

何 哟，還有一些，趁手牽了吧。

蘇 叔叔，你剛才牽的太快了。

何 要慢是便當的。

〔把磨夯套在磨子上〕

蘇 好，來牽吧。

何 來呵！（二人又磨起來）

何：（合唱）〔紫竹調〕一人牽呀一人拗，
唱唱磨磨興緻高。

磨兒轉叉轉，

黃豆拗叉拗；

珍珠進磨，

銀漿四面澆。

何 （唱）問嫂嫂，牽磨牽得好不好？

蘇 （唱）叫呀叫叔叔，

牽磨牽得真正好。

叔叔生活好，

人兒又厚道；

不知哪家姑娘福氣好，

跟你做嫂嫂！

何 （唱）飯也吃不飽，

怎好討家小？

蘇 （唱）討家小，總要討，

吃不飽，難道就不討？

何 (唱) 嫂嫂不要拿我开玩笑。

〔扯漿、燒漿。〕

何 蘇：(合唱) 紫竹架兒節節高，
架上扯起豆腐包。

漿水瀝得乾，

豆渣桶裏倒；

豆漿下鍋，

風箱劈拍叫。

何 (唱) 問嫂嫂，燒火燒得好不好？

蘇 (唱) 叫呀叫叔叔，
燒火燒得真正好。

叔叔真正巧，

做事算頭挑；

我若有妹妹給你做家小，

窮苦不懊惱。

何 (唱) 哪人像嫂嫂，
心腸這樣好？

蘇 (唱) 叫叔叔，莫心焦，
討家小總能討得到！

何 (唱) 說得容易，就是無處找。
〔點花。〕